



乡土黔北 伍小华

## 顺着红色的足迹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的中国大地上,苦难的人们心中一片迷茫。此刻无论是谁放眼一望,都可谓漫长漫漫山路崎岖。然有这样一支队伍,从夜色的中心出发,手举信仰的火把,正努力为劳苦大众寻找黎明的出口。虽然,那蜿蜒的山路没有注明具体的里程,那夜色的尽头没有写上明确的标志……

走吧,只要火把不会熄灭,那路就永远朝向天亮的地方延伸——

那是1934年5月,一支红军队伍由川入黔,挺进黔北之北的大山深处。这里偏远贫困,百姓们的眼中看不到光明的闪耀,饱受地主剥削与土匪压迫。

然而,这支队伍一来,那沉稳有力的脚步声便惊醒了他们,他们一翻身从梦中坐起,终于聆听到有一种心跳似春雷一样从身体里滚过。雷鸣带出的雨点,让早已枯败的憧憬受到滋润而复活,继而发芽、抽叶、开花、结果。原来,梦想之果的味道竟然如此香甜。

山民争相分享,还不忘把馥郁的果味当幸福传播,让它大面积生

长、蔓延,遍布山里各层。

时间来到1984年,我15岁。第一次在老师的教诲下读到那段历史,咀嚼着那支队伍在家乡的土地上留下的那些鲜活、生动、感人至深的故事——红军吃饭开钱,损坏庄稼赔偿,借什物要还,不偷不抢不欺负人;红军打倒了那群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把当家作主的权利交还给了山民……这段文字一直催着我茁壮成长,直至1988年,我初为人师。

满腔热血的我,用一支粉笔在一块斑驳的黑板上,面对双目充盈着期许的山里孩子们,第一次将这支队伍在家乡的土地上踩出的脚印,用一首诗歌弯腰捡起;我还将这带着我心跳和体温的诗,用山乡长夜的一豆灯火反复修改打磨,把孩子们的心灵当作最好的版面发表。

我对孩子们说:当遇上挫折了,遭遇困难了,就将它翻出来读一读。如果可能,再将那些闪亮的音节拎出来,以种子的方式重新播撒在更多人的身体里。这样,它会在原本贫瘠而之后日渐肥沃起来的土壤里,继续发芽,长出一串更加鲜红的足迹。

(二)

长脚滩的过去,名不见经传,只是吃乡一条名叫洪渡河上的一个渡口,但它是通途,是要道。不宽不窄、不深不浅,刚好够一只小船载动历史不轻不重的一次出行。

1934年夏天,红三军由川入黔,经务川茅天入濯水进蕉坝,一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几近畅通无阻。但到了长脚滩,一群顽匪想借助当地的一条河流,作末路的侥幸挣扎。

其实,红军要去的地方,不是老百姓的恐惧与慌张,而是他们提前张开双臂——在他们的心中,早已腾出一片宽阔敞亮的空地。这些顽匪们连想都未曾想过的地方,温暖而干净,芳香而充盈向往。因此,一小撮地方顽敌的拦路又能怎样?

当几颗子弹飞过来,红军战士敏锐的目光会绕开它们。红军知道敌人的野心走的是直线,而他们在船工的带领下拐着弯而行,巧妙地避开了顽匪的阻拦。

一次,两次。一步,两步。水上的路跑起来虽不如走在陆地上那么稳当,但于勇敢者而言,践踏在浪尖

上冲锋,也是他们在行军过程中多次练习过的,加上这次抢渡长脚滩有当地船工号子相助,顽抗者纵然铜墙铁壁也是徒劳。仅一天一夜,一颗一颗复仇的子弹呼啸出膛,将百姓心中的隐患彻底排查清零。

胜利的消息像信号弹一样在大山里炸响,喜悦在整个吃乡的空气中涟漪般一圈圈荡开,山与山的峰峦又将其折成重重怒放的花朵,开在老幼者的脸上,点缀在男女们的心中。那鲜艳,一年又一年,永不凋谢。

不难想象,红三军的身影在吃乡的土地上起伏曲折地向前,官兵们沸腾的血液、大无畏的英勇、无私纯粹的思想、善良朴素的心,延伸出一串鲜红起伏绵延的足迹。

但在这些足迹中,若再仔细刨开文字拙朴的外衣,揭去词语粗糙的表皮,让人不经意发现——呀,惟那个踩在长脚滩上的脚印,又大又新鲜又深刻。

那个大而新鲜深刻的足迹,烙在记忆里是一个一年又一年深情的弯腰;烙在心中是一行铿锵的誓言;烙在纸上是一个垂天的惊叹;烙在时间的漫漫长途,是信念赋予生命的一个无形而永恒的见证。

岁月留痕 宋世宽

## 我的北京情结

(一)

第一次去北京,记得是1999年初春。

那次是上京参加活动。由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主办的“1998年兰亭奖·牡丹杯书法大展”,我的作品有幸入选,并在中国美术馆展览。

刚下火车,一股寒风迎面袭来,令我打了个冷战。北京的气温比南方低,虽已开春,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但依旧寒冷,微风吹来有些刮脸。

走出火车站,穿过马路,行走在清爽干净的大街上。不一会到了一个公交站牌,便上前查找去美术馆方向的那趟车。片刻,车来了,车费2毛,真便宜,那时遵义的公交车都要5毛。到了美术馆,只见几位工友正在挂字,忙个不停。我上前向其中一位打探附近有旅社没,那位工友说:“有,求是宾馆,走路不到十分钟。”

我顺着他说的方向找到了这家宾馆,得知是《求是》杂志社旗下的宾馆,经济实惠。我掏出身份证作了登记,本想要单间,但没有了,只好住双人间。

不一会,服务员领来了另外一位来自内蒙古的旅客,与我住一起。我一口答应,并报上姓名,他比我小两岁,就直呼我宋哥了。

次日清晨,我来到中国美术馆,只见天空中飘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类的标语。此时,观众陆续到达,人流开始往开幕式台前涌动。大约十分钟后,主持人宣布开幕式开始。完毕后,大家径直走向展厅观看书法作品,一直到下午闭馆才离开。

(二)

第二天,我按原定计划前往拜访刘正成老师,便早早起床赶往中国文联大楼,找到了《中国书法》杂志社办公室。那时刘老师负责主编《中国书法》《中国书法全集》等书刊,同时又是中国书协驻会副秘书长,曾策划组织了颇具影响力的“全国历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工作人员告诉我:“刘老师不在这儿,他在家办公。”于是,我向工作人员要了他的电话和住址。

走出文联大楼,我拨通了刘老师的电话,没想到他完全没有名家的架子,爽快答应让我登门拜访,于是我立马前往。

到了住地一看,青砖的四合院古色古香,美观别致。我走上门前,轻轻叩了两下,这时,一位四十岁左右、保姆模样的中年妇女过来开门,我说明来意之后,便在她的带领下走到一楼,叫我在此稍等。我则被房间挂在墙上的一套单行大草的八尺六条屏深深吸引并沉醉其中。不久,中年妇女叫我去二楼,我才从作品中缓过神来。到了刘老师的工作室,面前这位五十开外、个子高高、头发稍长卷贴住耳朵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刘正成老师了。

此时,他正站着看沙发上的几张书法作品,见我到来,放下手中的工作招呼我坐下,我有些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他顺

势把另一个沙发拉过来与我正对面坐着,我们开始攀谈起来。刘老师说:“小宋,贵州书法在全国排名靠后,你能在这次大展中入选,水平算高的。”不一会,我拿出随身带着的字请他指点,他叫我把字全铺开,并逐一看完,说:“你的字很有灵气。”说着把气功与书法以及太极与书法的一些内在联系给我讲解了一下,让我受益匪浅。

(三)

离开刘老师的住所,我便前往天安门城楼参观。其实,天安门城楼对于绝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央视每天《新闻联播》之前就有这个画面:城墙全是红色,左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右边是“世界人民团结友好万岁”的白字大标语,标语的正中间挂着毛主席像。

缓缓走到城楼的中央,俯瞰天安门广场,刹那间,恍如听到毛主席当年的庄严宣告在耳边萦绕。

走下城楼,这时已接近中午,稍停片刻便走向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与天安门城楼遥遥相望,在远处就看见“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看了一会,便准备去参观毛主席纪念馆,结果因修缮而关闭,只好改去了天坛……

(四)

第二次去北京是2012年初夏。此次去北京,特意参观了毛主席纪念馆。

清晨,只见队伍排得长长的,足有几千,游客在等候通过安检入内。进入堂内,人们神情凝重,呼吸轻微,全场肃然,对着毛主席塑像鞠躬,深情地缅怀这位伟人。好些游客忍不住悄悄落泪,被场景感染,人们不断回头张望,久久不愿离开。

“不到长城非好汉”。二上北京定然要到长城参观了。闻名于天下的长城,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堪称世界军事工程奇迹。

我用手轻轻抚摸着那饱经沧桑的城墙——你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你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却屹立不倒。从你身上,让我体悟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五)

后来,常去北京,每次外出尤其是北上或到中原地区开展书法交流等,都要先在此停留些时日,游走于琉璃厂、潘家园、宋庄等地。

每当漫步在琉璃厂时,这条古文化街的魅力,尤其是那些名家字画古玩等令我流连忘返,那古色古香的建筑,再现了清代时期的风貌,让我有穿越时空的感觉。

当我走到“中国书店”门口,忽然间,仿佛看见当年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时常到此买书为乐的情景……

一晃,又是好些年没去北京了。如有机会再去,也依然会去寻找属于首都的那份眷恋与感动。

壬寅仲夏  
铸笔堂

虎啸龙吟

虎啸龙吟

铸笔堂 书



全民阅读

书香遵义



遵义市精神文明办 宣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